

# 曾宓： 一個頑童 真人 探索者



初見曾宓先生，在他位於西湖邊的工作室裡。81歲的曾老從木質樓梯緩步走下，精神矍鑠，毫無耄耋之年的痕跡。與記者聊天時，曾老興致盎然，一派天真，雙手不斷撫摸着印有可愛西瓜圖案的茶杯。

曾宓眼睛極好，不用老花眼鏡也能把字看得清清楚楚。但近年來，他的聽力有所下降。在相對安靜的世界，這位當代書畫界的巨擘沉浸其中，悠遊天際。曾宓以書畫為話，向世界傳達他心中的詩情畫意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薇、俞畫 實習記者 高施倩

## 少年遇伯樂潘天壽

1933年，曾宓出生於福建福州，在家排行第三。幼年的他十分頑皮，學習成績是兄弟幾個中最差的。他的父親無奈地說：「老三，就讓他學畫吧」。誰想到，曾宓從此結緣書畫，成為中國當代繼黃賓虹、陸儼少之後又一位書畫大家。

曾宓坦言，自己的學畫之路一路坎坷。他花了三年時間才考進浙江美術學院，「別人可能早就放棄了。」曾宓最終如願以償，成為潘天壽等大師的學生。

當時學畫，潘天壽明確規定學生不許臨摹黃賓虹的畫作。「因為他的畫在主題之外常有隨意之筆，學生學他的畫很容易畫亂。」但是曾宓卻對黃賓虹情有獨鍾。美校藏有黃賓虹的作品，他常偷偷地向黃賓虹的夫人宋若嬰借畫臨摹。

有一次休息天，臨摹後，畫作釘在牆上忘了取下，第二天上課時被巡視的潘老看到，良久之後他慎重地說：「曾宓倒是可以學黃賓虹，他不亂。」自此，曾宓成為當時浙江美院裡唯一被允許臨摹黃賓虹的學生。

那幅曾經受到潘天壽讚揚的臨摹作品，如今已被曾宓捐給浙江博物館，一起捐出的還有他六十多幅藝術精品。「我不想讓自己的畫流落民間。」選擇將自己的文化財富捐給國家，亦是沿襲黃賓虹之作風——黃賓虹生前曾立下遺囑，死後將自己的書畫與收藏悉數捐獻國家。

曾宓是中國當代文人畫中最具代表性的畫家，以筆墨精湛、境界高華、風格強烈而為畫壇所推崇。曾宓的筆墨功夫最令人稱道，尤其是其宿墨的運用，堪稱出神入化。他不僅很好地傳承了前人如黃賓虹、潘天壽的文脈畫風，更有自己的個性和超越，在中國當代書畫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頁。

## 狠批當下藝術環境

交談中曾老始終面露微笑，但當談及書畫界現狀時，竟露出不悅和憤怒的情緒。「美術界已經到了最爛的時候，美術成了水分最多的行業。」

在曾宓眼中，現在的書畫界比不上音樂界。音樂要求嚴謹客觀，只要一跑音大家都聽得出來，但現在的畫家畫不好、畫不像，冠上「現代」、「新潮」的名號就能蒙混過關。「畫家在投機取巧，渾水摸魚，這個圈子裡有太多的混人。」

曾宓告訴記者，現在一些頗有名氣的書畫家其實並不受老一輩畫家的認可。某些畫家通過行政及財政手段搖身一變，成為某某書院某某協會的領導，某位畫家靠捐款博得大名，卻對斥資買他作品的人倒打一耙，矢口否認。老莊說：「為藝不可為偽，」搞藝術最怕沽名釣譽，虛偽欺詐。

對於當代青年畫家，曾老希望他們能沉下心來，「藝術創作不應該受外界名利的干擾」。但曾宓也坦言，這個時代已經出不了像黃賓虹、林風眠一樣的大師了。「現在許多年輕畫家都是在看老闆的臉色畫畫，沒自己的思想個性。」

## 美術系統極需改革

曾老回想自己年輕學畫時的藝術氛圍仍心心念之。從前，國畫系的學生可以把故宮博物館的書畫真跡借出來，掛在教室裡日夜臨摹。教室也不用鎖門，大家都不會有雜念。

當年是多位名師教一個學生，老師經常坐下來當場示範。現在卻是一位老師教二三十個學生，連喝口茶的時間都沒有，往往修改意見還沒談完就下課了。

「文化和美術系統一定要大改革。全國各地都設美術學院，就差菜市場沒有美術學院了。」曾宓建議，全國只需要建兩所純藝術的美術學院，將優秀的人才集中培養，這樣才能出真正的好畫家。其他美術學院可以偏重工藝美術與實用技能。

談到當代書畫拍賣，曾宓直言現在的書畫拍賣界也混亂無序，以耳代目，都是為了利益在炒作。有一幅畫市價只需3萬元，畫家會通過朋友在拍賣會上抬到30萬或更高，虛高之風，令人厭惡。

曾老半開玩笑地說：「畫家只要不餓死就行了。」他拒絕別人稱他為大師，很贊同北京有人說：「大師多如狗，教授滿地走」。但是，曾老也認為中國之大，總有一些真知灼見者。曾老愈是淡泊名利，遠離世俗，他的畫卻愈被部分市場看好。杭州金彩畫廊的藝術主持金耕對記者說，曾老的畫現在是當代在世畫家中最貴的，而且是一畫難求，每每畫展還未結束，畫已售空。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總經理陸鏡清說，曾老從不為錢而創作，正是這種對藝術的誠實和執著，以及他的平常心讓他贏得了圈內外一致的尊重。

## 畫畫是副業 正職玩樂

畫畫真正的功力是在畫外的修養。作畫之餘，曾老是一位十足的老頑童。「爬山、打球、唱歌是正職，畫畫是副職。」在曾宓二樓的工作室，還專門設有乒乓球桌、卡拉OK等設施。

曾老說，打球是為了練眼力，唱歌則能治療失眠。以前他去哪裡都要隨身帶著安眠藥，不然根本睡不着覺。後來在國外刊物上讀到唱歌對治療失眠有效，運氣有利於健身。他就找了音樂學院的老師，用鋼琴耐心地帶動着他這個五音不全的老頭兒，如今十年過去了，曾宓說，效果非常好。

熱愛唱歌，使曾老開始關注時下當紅的音樂選秀節目。但凡事認真的曾老，對節目的品質有看自己的看法。他戲說：「當今的歌曲，小學生填詞，中學生譜曲，大學生唱歌，但總比美術界搞得還好。」曾老喜歡唱民歌，他把愛唱的老歌錄製成一張專輯，自娛自樂。

每天下午，曾老都會去西湖邊散步，周末則爬爬山，調和心態，延年益壽。自稱「飛毛腿」的他有一群追隨他的鐵桿粉絲，大多以女性為主，叫作「蜂蜜」，因為女性的聲音他容易聽得清。

戶外活動也成了曾老作畫的廣闊素材，2010年和2012年，曾老在杭州植物園中舉辦過兩場畫展。畫的內容包括樹林、湖面、明月、花草、人體和動物……筆墨間洋溢着濃濃的生活情趣。

## 人要知足常樂

如今81歲的曾老依然活力充沛，談起自己的養生之道，他總結了三點：吃得慢、多活動、不生氣。

「人要知足常樂，堂堂正正做人，痛痛快快作畫。」曾宓說：「當了縣長還要當省長，有了房子還要更大更好的。人的精力有限，能專注於一項創作，才能搞出成就，無止境的慾望會讓人活得很累。」

許多畫家經常通宵作畫，但是曾老從不熬夜。「受燈光影響，晚上看畫效果特別好，但是第二天看，傻眼了。」

不知不覺，與曾老的採訪已到了約定的時間，曾老照慣例要去西湖邊散步了。他起身戴上一頂鴨舌帽，像變魔術般從口袋裡拿出一雙白手套戴上。「現在聽力已經不行了，手成了我養家糊口的重點保護對象。」每周登山組的粉絲團，也在曾宓的要求下，統一切都戴上白手套。

看到助理忘了戴手套，老頑童還較起了真，「身為粉絲團的主任，你怎麼可以不戴白手套呢？」我們隨曾老一同出門，揮手告別。不一會兒，他就隱入西湖的林山翠綠中。



■《日長如少年》



■《話當年》



■《逸趣》



■《思念》



■《春到人間》



■《雲海》



■《童年》

## 曾宓簡介

曾宓，1933年出生，福建福州市人。中學時期師從吳啟瑤教授學習水彩畫。1957年入讀浙江美術學院（現中國美術學院），得益於潘天壽、顧坤伯等名師親授。1962年畢業於中國畫系山水科，1968年作品參加莫斯科畫展，1984年調入浙江畫院任專職畫師。

現為浙江畫院藝委會委員，國家一級美術師，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，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，浙江省政協第五、六、七、八屆委員。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，開始探索創新，擷黃賓虹、林風眠兩家之長，訥於言而深於思，所觀、所感、所悟皆成畫，逐漸融為今日之風格。

曾宓，一個頑童，一個真人，一個安靜的探索者。



■《我的鞋》